

開放文學－英雄傳奇－永慶升平前傳  
第五十九回 張廣太單人鬥群賊 顧煥章三杰誅盜寇

詩曰：堪歎人生不悟空，迷花亂酒逞英雄。途窮到底還無錯，漏盡之時始現功。

弄巧常如貓捕鼠，光陰恰似箭流弓。

倘然使得精神盡，願把屍身葬土中。

張廣太舉刀進得屋來，照定兩個夫人就剝。後邊李貴、鄒忠把他拉住，將刀奪過去，拉廣太至書房，說：「張三兄弟，不可這樣粗魯！咱們這是外住衙門裡，比不得在家，傳到上邊耳中，就許參你家教不嚴。你把跟著去的家人叫過來問一問：白天在虎丘山這一伙賊人，像幹什麼的？」三爺叫姜玉把內跟班的叫來，說：「沈福，方才是你跟了夫人去上虎丘山來？」沈福說：「奴才跟去了。」廣太說：「你在半路之上瞧見截轎子的是什麼人？哪裡的口音？」沈福說：「他自通名曹太，是福建會館看會館之人。」三大人說：「你下去吧。」自己拿過紙筆，寫了一封書子，交給李貴說：「大哥，這裡有一封字兒，明天越早越好，我要是不回來，你就給侯爺送去。如要是侯爺收下此信，你即速回歸衙門；等三兩天沒信，將我家眷保送到河西務去。」李貴說：「三弟，你這話從何而起呀？」廣太說：「你不必多問，拿信外邊歇著去吧。」李貴也不好深問，自己回外邊廳房安歇去了。

廣太收拾利便，帶上自己短把刀、避血柄，說：「姜玉，你看守衙門，我要去了。」姜玉說：「三叔又往哪裡去？」廣太說：「你不必問。」姜玉說：「我也跟著你去。」廣太說：「也好，那麼你就跟我走。」姜玉暗帶披刀，候至天有初鼓時候，廣太兩個人出書房，到院內上房，竟自奔福建會館。從房上走，不從地下走，施展飛簷走壁之能。

這個福建會館在蘇州正南，離副將衙門八里之遙，在壽峰山口裡邊。那座山是東西大路，是從蘇州南關撲奔那裡去。一進山口，望西走不多遠路，南大門，就是福建會館。裡邊有七八百間房，很有勢力，都是本省的大商人修蓋的。看館的人，姓曹，名太，別號人稱鴛鴦太歲。裡面俱是天地會八卦教的會匪。廣太同姜玉來至會館，躍身上房，直望裡面躡蹤。來至東廂房後房坡，望下面一瞧，正大廳房七間，東西廂房各五間，院中有天棚，底下燈燭輝煌。北上房台階以下，有兩張八仙桌，東邊那張八仙桌後邊，有一把太師椅子，上面坐定一人：年約六十以外，頭戴三角白綾巾，金抹額，鬢邊雙插白鵝翎；面如紫蟹，兩道掃帚眉，一雙大環眼，準頭豐滿，海下一部黃焦焦的連鬚落腮的鬚鬚；身穿粉綾緞色錦征袍，上繡圓花朵，足下粉底官靴。西邊台階之下那張八仙桌兒後，也坐著一個人；年約五十以外，也是三角白綾巾，雙插白鵝翎兒；面如紫玉，環眉大眼，一部花白的鬚鬚。西房台階下有四張八仙桌兒，後邊坐著四個人，面向東坐著：北邊第一個，面如黑漆，穿衣服是咱們隨身的打扮；第二個，年約二十以外，面如白紙，身穿藍洋縐大衫，有桌案擋著，看不見底下；第三個座位上那人，面如瓜皮，二十有餘的年歲，蛋青串綢長衫；第四個座位上那一人，年有二十來歲，面如茄皮，身穿青洋縐大衫。東邊有四個座位，上面亦有四人，瞧不很真。正南坐著是鴛鴦太歲曹太，北邊座位上是二龍神馬鳳山，西邊座位上是二會總任山。正西那座位上：頭一個是活閻王馬剛，第二個白面判官馬強，三個座兒上是逍遙會總張寶任，四個座兒上是太平會總任鳳蛟。東邊那四個人是：侯得山、侯寶山，還有金槍太保侯勝英，金刀太保侯勝杰。共合是九家會總，議論天地會的大事。馬鳳山說：「曹太，你白天就不應該搶張廣太的家眷，倘若一走漏風聲，豈不壞了你我的大事？」曹太說：「我打算把他那兩個夫人搶來，咱們大家追歡取樂，再未想到遇見馬成龍，將我鐵棍削為兩段。早晚我非去將他兩個夫人搶來不可！」

廣太聽罷，自然大怒，說：「好一個匹夫！待我前去結果他的性命！」

翻身跳下房去，大嚷一聲說：「好一個大膽的匹夫！我張廣太來拿你這一干叛國賊！」掄手中刀，直奔老會總任山刺去。眾賊人一見，說：「不好！快快的鳴鑼聚眾人！」只聽鑼聲一響，少時大眾賊人齊到內院。眾會總舉兵刃，大家齊聲說：「好一個張廣太！當初侯會總待你恩重如山，你不該叛天地會歸大清管。你今天既然來到此處，想要逃走，是不能！我等早要刺死你，不想你今天自入牢籠！」群賊大眾齊來動手，把一個張副將圍在當中。

小爺姜玉在房上一陣大怒，說：「你這一干叛反國家的賊人，休要逞能，我今天要與你等分個高低！」翻身跳入在院中，手內掄刀就望下剝。活閻王馬剛舉棍就打，白面判官掄刀也過來與姜玉動手。大家正在動手之際，侯家四杰也趕到，各舉兵刃，與曹太把姜玉與廣太圍在當中。二人遮前顧後，閃展騰挪。外面早把館門上好，不放入出入。內中賊黨一個個擺兵刃，圍了好幾層，齊聲吶喊說：「張廣太小輩，不可這樣無禮！拿呀！拿呀！」張三大人一見人多，心中害怕，料想今晚不能逃生，慌忙叫：「姜玉，你快快的走，不可小小的年歲死在賊中！」姜爺一聽，說：「三叔，你不必多牽掛！我今天萬不能捨去了三叔，我自己回衙門。人活百歲終須死，何必貪生落罵名！我不過是一條性命，能值多少？跟三叔不能殺賊，齊死在福建會館之中。」說罷，掄刀就望下剝，與賊人難分高低與輸贏。姜小爺累的渾身是汗，張三大人也不成。老龍神喝令：「眾人齊動手，務要生擒活捉他二人！今天夜晚，在福建會館殺了張廣太，也算替侯會總報仇雪恨，我的氣才平和。」群賊答應說：「我等尊命！」

活閻王馬剛用棍照著張三大人就是一棍，廣太望旁邊一閃，那邊的飛爪趕到，就把張廣太給抓住啦，栽倒就地。張三大人說：「姜玉，急速回去吧！」姜玉見張三大人被人拿住，他又聽說叫他逃走，他想到：「三叔你被人家拿住，為何叫我走哪？」姜玉年青，自己想錯了。張三大人叫他逃走，是叫他回去調了兵來，給他報仇雪恨。他不肯走，與賊人動手。他如何是眾人的對手？工夫一大了，姜玉被人家用飛爪抓住了，也栽倒就地，被賊人捆上。馬鳳山說：「先把他二人捆在天棚柱上，用涼水淋頭，開膛摘心，祭奠飛刀大會總侯起龍就是了。」群賊說：「遵令！」把廣太二人捆在東邊天棚柱子上，面向西，又去了一個人，到後邊取出一張圖影，上畫的是飛刀會總侯起龍的真像。又取出來一個大木盆，裡邊放著一盆水，過來了一個人：有四十來歲，花毛兒禿子，身穿深藍布小褂，青洋縐中衣，薄底抓地虎快靴；手持明晃晃的一把牛耳尖刀，來到廣太面前，把刀嘴裡一橫，把張廣太的衣服分開。姜玉在那邊捆著，直罵說：「奴賊呀！你這些個邪教匪賊，先把我開膛，我不瞧著我三叔死，我先在鬼門關上掛號，魂簿帳上除名！」又叫三大人說：「三叔，我死了不要緊，惟有三叔你死不得，白髮的高堂，綠鬚妻子，你老人家一死，真可慘！欸！我也不說了。」張廣太一聽此言，不由心中一陣難受，說：「欸！姜玉，你不必如此說了，死生有命，富貴在天。」自己雖然口中這樣說，心內想起生身的老母，說：「你老人家只知孩兒在外邊居官，不想今天死在此處。若要母子相逢，等待鼓打三更，在夢寐之間，大概我未必准有這樣靈驗。」想到此處，不由心內如同刀剗肺腑、劍刺了心肝一樣，強忍英雄之淚，自己把眼一閉等死。姜小爺破口大罵。